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金弔伐録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楊炤

大金弔伐錄卷二

元帥府書以黄河為界

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為辭然未肯服罪致令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到澤州界不往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黄河不施船

梳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諒已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言
若不以黄河為界終不能久故令議定河北河東兩路
先行収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選甚處人民並許
放田所有見在職官兵卒並合一例存撫然念抛鄉之
人亦議定與河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入並許
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
訖一面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
稍有遷延將恐別招悔吝律正凝寒善祈多福今差保

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貝勒色哷美前去奉書陳達不宣

李若水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若水准勑再差充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與告和使知樞密院事馮澥同行今月十五日起程賫奉本國皇帝交割三鎮國書曉諭三鎮勑榜及詔路允迪張邦昌依原約施行

文字竊恐遲滯若水已兼程先來差使臣王深尹宣蔡松及邱吉呂青前去軍前報信伏望令慈特賜照會施行靖康元年十一月日狀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祭議武翼大夫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王履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若水

馮澥狀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

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戸賜紫金魚袋馮澥右澥祇
承朝命恭造行臺輙犯威顔冀尋信誓赦既往之不咎
許惟新之是圖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歡好寧
無握手之期冐昧而來匍匐以請澥年當衰邁位忝樞
機得罪先朝幾死凶邪之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
常懐欲報之心遂備告和之役趨瞻在邇喜懼交深謹
具狀申大金國相元帥伏候令旨靖康元年十一月日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

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戸賜紫金魚袋馮澥狀

宋主書告和願割三鎮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專馳使介遠布悃誠今春大軍俯臨郊甸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過請和承大金皇子元帥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修舊好尋報知大金國相元帥並令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于是宗廟再安生民頼慶乃割三鎮以謝德惠既而諸州民情愚執群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

致淹時月盖縁寡昧失不詳思誓約之明豈敢輙易果煩大軍來結兹事中外震動不遑寧居禮既有虧追悔何及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今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二百年社稷永寧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喻自此傾誠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殃禍今遣知樞密院事馮澥徽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和使副緬維英哲必為矜從寒律方嚴倍加珍嗇白

事目

一令來交割三鎮並依今年正月誓書已詔路允廸依應施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實

一交割三鎮處人民堅守已出勑榜告諭開門其帥臣守令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屬財物并客旅道僧隨行物色凡係内地人依今奉貴朝曉諭發回更煩詳諭所委官員如數放行

一交割三鎮諭令開門若甲兵稍近即人心疑懼莫敢

便出須煩令旨移兵近北稍遠止令貴朝官負好語

說諭即一方安心蕪若擁併而出顛沛於路無不受

斃幸不催促令其収拾和欵而歸將來發遣北地官

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隨處提刑責知通令佐隨近次第盡

數發遣仍給盤纏差人防護至界交割

一犒設兩軍金銀初大軍到城下庫藏所積既以罄竭

遂取宗廟祭器及宮中所用應干器物又搜索民間

雖釵釧之類亦已鉟銷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繫金帶並括取不遺然止得昨來已送之數後來取於逺方州軍亦是日前耗費畧盡令盡底搜索止有金二萬五千兩銀三十萬兩見續次發遣自知微細不足犒設大軍諒惟特加矜察貸免所欠不勝慙怍

宋主書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昨自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舊地特承大聖皇帝

異恩委割燕雲兩路猶為不足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
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
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為有
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蒙國相元帥雖已撫定威
勝隆德汾澤高平等處為念大義已定秋毫不犯亦便
班師止以太原為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至報諭
恩義被姦臣邀功復便聽從依前附使間諜大金功臣
及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及承問

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保静軍節度使楊天吉
昭德軍節度使王汭貝勒色呼美疏問過惡皆有事實
每進一語愧側愈增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割黄河
為界貴圖兩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
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先
知太原府詹度湖南安置陳遘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
遠不知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門下侍郎耿南
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賫送詔命令黄河東北兩路州

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書今乞早為班師以安社稷至願至懇白

令具下項

蔡京責授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已死　童貫責授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已誅

王黼責授節度副使衛州安置已誅　李綱責授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吳敏責授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馬擴昨任真定府路廉訪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湖南安置　陳遘見在中山

張孝純家屬 聞在徐州或南京

河北河東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河東聶昌前去交割河北耿南仲前去交割

聶昌說諭河東士民

昌啓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今既有勑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今若堅守則必招大兵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還而土人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舊業耶況

於京城危迫如此方藉交割以退師儻若稽緩豈不誤
國大事今交割兩路河北則差耿門下河東則親賫詔
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備坐聖旨約知通以次
出城面議既不畧至城外審驗是非諭問端的輙下矢
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輩
賫勑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為今交割大帥
亦不以城中拒守為恠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事
開門之日秋毫一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

實鑒臨之幸早為之所無復疑慮若稍遲遲大兵一至悔無及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蓋欲通彼此之情也昨晚親詣城下遣使臣賫劄子奉聞輙下矢石再遣三介賫勑書去亦未見還豈非所傷乎雖他邦遣人尚不可如此況本朝皇帝遣一樞密親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輙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禍

宋主與河北河東勑

勑官吏軍民等項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縁姦臣貽誤三府不割又間諜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北河東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靈鋒鏑之禍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黄河見今流行以北河北河東兩路郡邑之民屬之大金朕為民父母豈忍為此蓋不得已民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懐顧戀之意應黄河見今流行以北州

府並仰開門歸於大金其州府官員兵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依令勑勿復自疑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勑付諸州軍下項

一河東路 岢嵐軍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軍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懐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一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
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保州
信安軍　覇州

樞密院告諭兩路指揮

樞密院勘會昨以大遼失政興師弔伐有大宋遣使航
海請割幽燕元係五代陷於契丹朝廷方務善隣纔獲

幽燕即割全地歸復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於宋也不料大啟貪心潛謀不軌結搆平山禍及宰輔招納民户接引叛亡然朝廷尚存大體勑戒邊臣唯索人口之外一無理辨亦可謂包容之深也而彼人猶不悔悟飾詞隱蔽譎語百端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無處根尋又于疆埸多方作過去冬宣委元帥府興兵討罪兩路並進有皇子右副元帥先到汴城舊主奔逃竊行禪位蓋亦自咎也新主嗣立哀泣告和遂成所請唯割三

鎮以贖其罪即時班師何期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勑
居民嬰城堅守續遣大軍冦援河東雖每遭覆敗尚不
知改過再奉宣旨重行弔伐先以黄河為界除兩路前
次攻降州府軍縣外先遣先鋒軍令月十四日平涉洪
波昔所未聞非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葢亦自作
之孽故也仍遣人使説諭此意及帥府令月二十七日
駐泊永安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别差門
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前去交割黄河以

内州府民人並歸朝廷載念彼民以其易主寧無顧戀之心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爾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鄉一無遷徙朝廷亦俟元帥府措置了日厚與存卹應自前日煩苛科歛重役諸般巧細糴買折變香礬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于民有害並與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辟之異當使知之合先告諭須至指揮

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

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
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
州 霸州 永靜軍 冀州 恩州 青州
河東路 嵐軍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
軍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
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
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嵐州 慈州 河

陽府　河中府

右下逐處可照驗就便及指揮所轄去處粉壁曉示管內官僚僧道耆壽軍人百姓比至相次別行措置規畫以來並仰向化為業勿謂早不歸降別生疑懼仍比至正官到任須得自相告諭各務安堵兼河內州府人民應自來驚移在河南者見於宋國追索遣回復業若隨處有逃散戶口亦仰逐旋招集着業今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不得錯

失付逐處准此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元帥府與宋書兵近都城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回特沐華音准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會訖深稔美意見差官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分路交割去訖令勘會有數州在河内而來書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

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令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貝勒色哷美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寧口諭前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奉書陳達不宣

宋主乞免攻城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聞念和議

之巳成且使華之先辱再馳微物用表私衷幸遂免於

攻城仍早還於歸騎以示兩朝之信克成萬世之歡郊

野沍寒倍希保愛白

又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

比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呈徹遠來特承書示備悉勤

誠伏自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収兵還北敦結和好出

於眷厚極用感藏繼因閽於聽任遂生嫌隙雖自咎悔

已無所追是以王汭方行即令馮澥李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色呼美與汭再來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即日就道依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鬬全保生靈不謂旌旆當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遑載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馬不使攻城宗社獲寧民庶安堵其為恩念何以比論感幸之深言不能叙初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與宋主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專使仰期親會今辱書音雖云備悉而使人却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惑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有是議以驗稟從今既疑惑肯忍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去人使所諭事宜並望依從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同僕射何㮚等不過此

月十五日出城貴憑約喻比至結絶以來别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為質令再差保静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斡貝勒色呼美等專去計議式當寒律善保多祺白

取干戾人劄子

童貫有子師揚師孔等　蔡京　蔡攸

王黼　李綱　李彌大

劉韐　王安中　馬擴

詹庾　陳遘　吳敏
徐處仁　折彥質　折可求
呂仲　張孝純　王稟
已上干戾人數
滕茂實　范直方　李嗣本
蔡靖　高世由
已上本身或有兄弟在本朝取家屬團聚
趙良嗣并衆房伯叔兄弟元係北人　折可存係歸降逃走

又右班殿直張觀東頭供奉官楊忠敏自身張讜

張巽將領長行軍二十餘人八月内走係忠順軍

宋主遣仕詬往議事宜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者再承來使備見勤誠特免會盟尤佩厚意國相元帥遂引重兵方此沍寒衝冒勤勩頓師之久不急攻城出於寬仁良用感戢所諭欲令親信往議事宜遣皇伯仕詬大臣馮澥前去載念惠好之厚更望曲全終始冬

序方深倍惟調衛白

仕訥等充報謝使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
相元帥近者專使之還已有謝懇遠勤旌旗久駐郊坰
方此凝寒匽薄匪易内深慙灼良所不皇至於臨城攻
擊頗緩尤稔來意出於寛仁極於懷荷載惟通和之久
德惠已深更冀始終便為解圍永固歡好今差皇伯仕
訥知樞密院事馮澥充報謝使副祁寒在律倍冀保調

白

回宋主書　係差皇叔祖漢東郡王仲温同知樞密院事曹輔回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音書荐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閲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疑惑又云報謝通和乞早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渝約雖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況已議定畫河特謂誠信須差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謀捉

拏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質割城發送官員聽命遷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依從以故曾議進擊然念貴朝宗社不忍立隳且陳器備聊示攻城之勢本俟貴朝必圖悛悔而任自遷延其誠安在必欲保全宗社永固歡和曷若並從前諭表信有實則所謂解圍之舉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反覆如或執迷决無聽從敢謂安危之理灼然驗於臨時隆寒紀律善保多祺白

宋主差李仔充請命使文字係二十五日城破

差李仔往大金軍前請命景王杞充使謝克家副使李仔副使係改差

與宋主書要近上官負議事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陳誠懇緣以執迷未盡定一旦朝廷全付燕雲蓋務善隣而貴朝不為厭足遂昭背德結搆逆賊招

納叛亡此釁隙之所以生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畫三鎮既許和好又圖不軌密令堅守遣兵救援此釁隙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尚慮京人驚駭昨日遣李若水下使臣入城以示慰諭令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聽命事大專候更遣執政何㮚并近上堪與議事者共同請命無以猶迷禍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求哀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久蒙恩惠深用感銘不自過尤尚煩貴數比者大兵屢至城下危然孤壘攻擊何難及已登臨猶存全愛方圖請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無後慮感極垂涕夫復何言謹遣右僕射何㮚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求哀懇告切冀收兵天雪沍寒敢祈保嗇不宣白

宋求再造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軍前李若水等到特惠書誨及傳宣諭意指備悉寛仁感刻難弭已依寵諭遣右僕射何㮚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前去請命更望再造保安宗社愛全生靈不勝恐懼哀祝之至雪候沍寒倍祈珍嗇不宣白

宋求哀請命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者遣何㮚等奉書想已呈徹危廹

之懇必蒙矜憫言念和好之重出於大德聽從弗明以致召釁遠煩旌旗深所不皇然念師徒既登城堞何桌濟王栩等又未回歸城内人情惶擾異常撫諭不定深憂自致生事卻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賜指揮少駐兵馬以安人心所有欲約事目一一謹即聽從便當歃血著盟傳之萬世其為大恩何以加此謹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檜徽猷閣學士朝奉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履求哀請命祁寒應候倍冀保調不宣白

元帥與宋主書要上皇出質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奬章既報美問復臻雖承懇告之言未副質親之素再叙悃悰更煩聽覽且重兵纔至屢望會盟因謂疑惑乃從高意惟索上皇已下為質而已亦不依應遂致兵怒以至攻擊而一無他辭但云收兵其理安在况事勢及此宜從初議早冀上皇與皇子出質別差近上官員交割

已畫定州府軍縣及比至開門撫定以來更遣逐州府長官血屬執質仍使前項逐官親戚每州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說諭俾知納土又一面速送所索官員并家屬緬惟照諒曲認懇誠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乞上皇不出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趙桓謹致書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適何㮚等還伏領書示及巳蒙約軍兵未令下城再造之恩何以論報且蒙恩許免親詣然欲

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屬在貴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間心所不忍何如躬親一作往軍前求哀請命如蒙曲賜矜念更為望外允從豈勝至幸如其不然自惟菲德一作薄難勝大寶若蒙更立本宗但一作俾全性命存留宗廟保護生靈區區一身受賜已厚豈勝哀祈急迫懇切之至冬序嚴寒倍加珍嗇不宣白

宋主欲親詣軍前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

相元帥孫傅等歸傳來意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子之間有難言者今欲親詣軍前祈哀致謝一作請謹先遣秦檜馳報不知當於甚日甚處會見如蒙賜諭即當依從冬序凝寒倍冀珍嗇不宣謹白

送蔡駙馬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趙桓謹致書於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近蒙惠書具見美意不勝感激所需姦臣親屬謹應如命但以前此誤國盡竄嶺外獨有蔡京

之子偉見以除名勒停緣係駙馬都尉當時不曾遠竄令令樞密都承旨王健押送軍前餘人以方在圍城中追究未得更候續次根尋遣發不敢少有失信凝寒在候倍冀珍嗇不宣謹白

宋主降表

臣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謝罪者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深念咎俯極危衷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猥以眇躬奉承

大統憯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舉重煩元
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當成
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兹蓋伏遇伯大金皇帝
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既追蹤於湯
武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
之命宇宙載肅宗社獲安文軌既同永託保存之惠雲
天在望徒深鄉往之誠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會

四年十二月日

宋告諭合交割州府官吏軍民指揮

中書侍郎近者大金元帥統軍親臨責以失信京師備禦曽不踰月遽爾失守廼蒙元帥仁恩保全更不縱兵下城止欲敦篤舊好復申前言交自河以北地界皇帝車駕出城面會上表稱臣宗社再造惟候逐處州郡撫定了當方欲斂軍仍要逐處官員血屬質于軍前纔候交割了當便即放還其不在此間者亦必根刷去訖更

要自來用兵及誤國凡干戾官員或有死亡仍取家屬
支散人等今除竄在遠地差人取去外駙馬都尉蔡鞗
尚不能愛惜已行交割訖令據合割州郡逐一差官各
賫詔書委曲告諭惟本處官吏軍民被命之日宜即開
門迎受一一遵稟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業獲免兵革
之患其河南官員軍民寄居客旅者各許歸還則血屬
俱寧公私無害在於今日愛君愛國明見事變速令約
束乃為忠義且前此州郡所以未服蓋欲區區堅守以

効臣節今者京城既破即與前日事體不同且以京師地大人衆城池固阻穏若金湯尚不能保在爾一郡豈可拒抗儻或不從此言一旦城壁失守則不免盡遭屠戮之禍雖悔何追至如走出定須追索仰認皇帝須是交割必不隱諱復招已往之悔即與干戾誤國人等無異今謹宣布誠悃之意再三播告惟本處官吏軍民互相勸諭上以安國家宗社下以保父母妻子無或執迷自取殘戮故茲曉諭各宜體認又准勅若在河外有係

別路所管州府軍縣不入今來交割之數者亦仰一就
交割本所令往河北交割所有河東路今差參議官徽
猷閣待制張宇發遣前去交割亦須照驗遵依施行

宋主告収城上軍文字

先蒙恩許如親到軍前即収還城上軍兵今來既已出
郊更望特賜約束緣見今城内民人驚疑慮出城後或
生他變不免再露悃愊切冀矜從以副始終保全之意

宋主降表係令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契丹為隣爰構百年之好大金闢國更圖萬世之歡航使旌絶海嶠之遥求故地割燕雲之境太祖大聖皇帝特垂大造許復舊疆未越歲時已渝信誓方獲版圖於析木遽連陰賊於平山結搆大臣邀回户口雖違恩義尚貸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猶夸大其土地致煩帥府遠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遷徼臣因時而受禪懼孤城

之失守割三府以請和屢致哀鳴亟蒙矜許官軍纔退信誓又渝密諭土人堅守不下分遣兵將救援為名復間諜於使人見包藏之異意遂勞再伐並興問罪之師又議畫河寔作欵兵之計果難逃於英察卒自取於交攻尚復嬰城豈非拒命怒極將士齊登三里之城禍延祖宗將隳七廟之祀已蠲銜璧之舉更叨授館之恩自知獲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紹履鴻圖不殺之神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終儷美

於唐虞所望惠顧大聖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奬宋不絕之緒雖死猶幸受賜亦多道里阻修莫致籲天之請精誠祈格徒深就日之思謹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弟鄆王楷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㰘和王栻及宰相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奉表出郊望闕待罪以聞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興兵伐罪收併將還大宋遺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陷朝廷方務善隣纔克燕雲即畫全地此朝廷有大造於宋不料天方肇亂一作禍自為戎首結構逆賊謀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廷不以為咎惟索戶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難加根究無計可得輒以鳩集兇黨剽刼邊民侵掠畜産使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府興師問罪去春兵

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禪位嗣主求哀願畫三鎮
復修舊好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令堅守遣兵救
援陰搆使人潛圖禍亂遂奉宣旨重申弔伐雖許畫河
亦不以寔聞十一月初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
准備攻具填疊壕道已踰十餘日當月二十四日進擊
次日城拔三十日國主出降令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
闕稱臣以奉正朔令依原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
河東州府軍縣尚慮所在以早不歸欵為懼或飾偽辭

有綏撫定再念自河之内天啟洪塹以限疆埸昨來大
兵所至其有迎軍納土循省撫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
軍法或有示以寛貸皆臨時從宜措置想必共知令河
北河東兩路纔候交割官員至彼説諭即仰逐旋燒毁
樓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存息應
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斂諸般巧細糴買變折香礬茶塩
之類凡爾疾苦並為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令除土
人外元係河南客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坐並

從自意敢有執迷稍勞官軍臨日必無容恕合行告諭

須議指揮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

粉壁曉示各營士民耆老僧道軍人百姓知悉不得有

違付逐處准此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宋主謝書

十二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累日

授館禮意勤厚亦既覯止問勞稠重再造之恩何以圖

報經夕偃薄之餘台體優裕謹遣使人承問興寢不宣

白

宋主賀行府元日書

天會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一氣週通三陽交泰惟五兵之既戢與萬物以皆春茂對休辰具膺純嘏更蘄保毓藉慰願言不宣謹白

宋主許面議書

天會五年正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於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專承使旨特示書辭慰懌之情無以為喻

金帛已令嚴切根括接續供納所有上徽號禮數冠冕車輅圖籍印板之類謹以來日躬往面議先此布叙幸賜照諒不宣謹白

廢國取降詔

勑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於十二月二日出郊望闕稱臣待罪事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其孰與助敗盟則人神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先朝開國乃父求

好我以誠待彼以詐欺浮海之使甚勤請地之辭尤遜析木版圖第求入手平山偽詔曾不愧心罔天罰以自干忽載書而故犯肆予纂紹猶事涵容迄悛惡以無聞方謀師而致討猶聞汝得承位朕望改圖如何復循父佶之覆車靡戒彼遼之禍鑒雖去歲為盟於城下蕫令日墮我於畫中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搆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為惟假臣權不贖父罪自孽難逭我伐再張將臣多激怒之心戰士增敵愾之勇息君犯五不韙之

罪喪亦宜乎晉師有三無報之名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葦降汴燎毛人競覆昏天莫悔禍誰肯背城而借一果閒舉族以出降既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行府下前宋宰執舉人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迺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非變渝

迷執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仲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行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玆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寮一面共請上皇已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依

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惟道德隆懋有大勲業素為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舉薦當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俟得姓氏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

孫傳等狀乞復立廢主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傳到大金皇帝

聖旨指揮事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
恩德至深至厚嗣君親政纔有朞年恭儉憂勤無所不
至若遽蒙廢絕寔非臣子所敢聞知輙復忍死須臾冒
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畀
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
一下項
一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已起發赴軍前同伸
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以來修德勤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葢緣親政之初偶為謀臣所誤繼以盡行竄責兼檢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及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絶尚可以嵗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

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

一伏詳來旨令别選賢人以王兹土許汴京人民随主遷居具見仁慈存卹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摅令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固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内兩經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

右件如前謹具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

早賜允從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按孫傅等乞立趙氏前後五狀具載三朝北盟會編原本誤以第一狀第二狀倒置於帥府再下舉人之後今更正

孫傅等狀乞立趙氏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伏覩皇帝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徳甚厚然傅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

出其右者兼本朝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
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
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
前狀許其自新號稱屏藩復立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
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
特賜哀憫許于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
上皇諸子則乞于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使長得北
面永為屏藩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

恩德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孫傳已下告立趙氏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人傳等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

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嚮孰肯推戴蕭趙氏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别立他姓即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賜選立趙氏一人不唯恩德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屏藩傳等不勝痛切隕越惶懼之至謹

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

八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孫傅等狀

孫傅等乞留皇太子監國狀按此標目原本脱去今補入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准元帥府遣翰

林承旨吳幵來問皇太子起發事緣自本國主往軍前

議事止是皇太子監國鎮撫今來若便起發出門城中

軍民必至變亂無已具擇立事申禀元帥府候定議指

揮到日起發次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天會五年二月八
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帥府再下舉人
據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
已洞悉右元帥府竊稔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豈徒然
哉蓋以不守盟誓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
豈有陸梁如此之甚者皇上猶以寛度釋其罪須別立
賢人而已真所謂伐罪弔民之大義聖諭丁寧而輒言

及趙氏雖不忘舊君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以後不宜
更復如此又狀申日前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
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天
之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
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
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
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
緣會驗在軍皆係河北漢兒若舉一人即與混一無異

寔遠已降聖㫖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南官亦樞密院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有所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於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速具㫖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日

孫傳等狀乞立趙氏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初九日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聖㫖

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内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右傳等竊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哀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尚冀恩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十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孫傅狀乞立趙氏

右傅等除已與百官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絶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伸臣子之

情則望賜矜憫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内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百姓塗炭卒未得安傅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况傳世食君禄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傳無任哀懇痛切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狀

元帥府劄子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吳承旨回賫到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氏之罪深也況詔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緣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尚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昨有文字唯貴道德不限

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令諸官軍民僧道耆老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寮未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驗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為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所有取索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

十一日

軍民耆老等狀乞立趙氏

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右鐸等伏聞二元帥公文備坐大金皇帝聖旨指揮欲令選擇賢人以王兹土鐸等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破京城歛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之兵未易過此念今上自處春宮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悦懐止縁踐位之初未熟政事輔弼非

人有失大信致獲罪於大金皇帝也然今上雖失大信其於天下萬姓畧無過失士民歸嚮久矣若遽見廢絶別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庶民皇皇無所統一姦雄僭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主玆土世修享貢以報洪恩今上感戴之誠何時而忘也如元帥府必欲以失信廢之即今太子長立自當承嗣如更不欲立

之乞於親王中選擇賢者以承大位庶使太祖太宗二百年基業不絕人心嚮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今若別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不免再軫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復墜於塗炭也鐸等情動於中義不得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伏俟命之至謹賫狀詣善利門投獻伏望元帥府俯垂鑒察謹狀請

康二年二月日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狀

復下汴舉人

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麾下共議京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頁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事文狀並孫樞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十日三次狀五道録白緣為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别薦外善利門下人負以輒受文狀嚴加懲戒訖竊慮京人猶以投狀為辭别敢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速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天會

五年二月日

張叔夜狀乞立趙氏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令奉令旨云見令為首管事之人縁本官非衆所推兼勘會曽於八日令旨如無可推令具申管依元帥府推戴狀今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子或軍前支屬内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為藩屏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

月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狀

乞命張邦昌治國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准元帥府牒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强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畧因而覇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寮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蟜下迷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謹俟誅夷

若或付之土地俾為藩屏必為百姓怨疾旋致變亂上負選擇之意然今奉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拒實以在内官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别有道隆德懋為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者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秦檜狀乞立趙氏按此標目原本脱去今補入

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准元帥府指揮如別有
異見具狀申者右檜竊以自古建國立王非為率衆庶
以奉一人蓋欲代天致理使生靈有所依歸不墜塗炭
也契勘張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伐燕敗盟之計皆
所預知今若冊立恐元帥大兵解嚴之後姦雄竊發禍
及無辜將不稱元帥弔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帥推天地
之心以生靈為念於趙氏中推擇其不預前日背盟之
議者俾為藩臣則姦雄無因而起元帥好生之德通於

天地檜雖草芥亦被生成之數無任待罪隕越激切懇

求之至謹具狀聞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

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狀

元帥府要秦檜懲斷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選命張邦昌以

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為皇帝仍賜册文不晚

降到册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鐫造合先取紅羅一十

段紅絹一十疋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并用

冊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官寮疾早准
備應副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
例准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
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别有異見别具狀申只不許引
惹趙氏令據前中丞秦檜狀尚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
合要本官懲斷速起發前來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
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今月十四日吳幵莫儔

賫到軍前文字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
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為皇帝仍
賜册文不晚降到册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鑴造合先
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
事數全并用册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
官寮應副疾早準備外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所有迎接
儀仗亦請依例準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
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

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令據前中丞秦檜狀尚言乞立趙氏特條遠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請發遣前來者右除紅絹紅羅令賫至軍前交納外所有玉簡册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取責到少府監申狀委得於日下監勒合干人計料合用物等乞支降製造見責近限令疾速了當次所有迎接儀仗已牒禮部太常寺依例准備等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恭依指揮依舊管勾其前中丞秦檜已發遣赴軍前去訖謹具狀申元帥府伏

候指揮天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
時雍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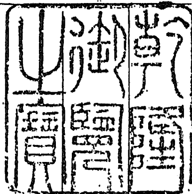
議遷都狀

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今月二十日吳幵莫儔
自軍前傳奉元帥令旨集議遷都可往是何去處伏覩
前詔汴京人民許隨主遷都緣此事大未曾迎接新主
非臣民所敢輕議今舉國生靈已荷大恩自合一聽令
旨豈敢自擇今恭承嚴命衆議所遷去處如揚州江寧

府乞賜詳酌與新主依前來台旨臨日共議施行謹具

狀申元帥府伏候台令天會五年二月日在京官寮吏

部尚書王時雍等狀



大金弔伐録卷三人地名考證

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原書作骨盧你移賚勃極烈誤改見卷一

色哷美原書作撒离母誤改見卷一

貝勒原書作孛堇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金弔伐録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景倫

大金弔伐録卷四

冊大楚皇帝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稱端搆亂

反義為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已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髙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推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或偷安故因黜廢以昭聦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本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

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
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予而誰
是用遣使特進尚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韓
資政副使榮禄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
軍譙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曹説持節
備禮以璽綬冊命爾為皇帝以理斯民國號大楚都于
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

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
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
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
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往欽哉其聽朕命　天會五年三月七日押冊金
紫光禄大夫左散騎常侍知御史中丞上護軍彭城縣
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劉思　讀冊樞密
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守衛尉寺卿上輕車都尉清河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賜紫金魚袋張愿恭　押寶中
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戸賜紫金魚袋王企中　奉寶樞密院戸房主事銀
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輕
車都尉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李忠翊　貝勒呼
喇呼充傳宣　東西上閤門使韓企先充禮直官又有
各人人從並樞密院差　賜物　玉冊　冊匣　冊牀
行馬一對　金印大楚皇帝之寶　寶匣　寶牀　行馬一

對 紅羅窄襖子 平面玉御帶純金龍口束子錦箱全 銀褐中單 烏紗幞頭 衣匣 衣床 行馬全

楚主與行府書欲親謝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循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常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力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于光儀庶少伸于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

遂遣從官是敷勤懇重蒙諄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
前撫躬無措恐浸成于稽緩實深積于兢惶伏望聖慈
早容趨赴候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並留面敘不
宣謹白

賀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三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
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
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聰英之德具聞天闕優降

冊書禮命恭行群情胥悅未遑伸于慶祝不圖辱于華緘幸容先導徽悰繼陪髙論今差榮禄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髙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榮禄大夫檢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侯李士遷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别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後尚有别幅衣着一百二十段馬四匹一十二字

楚主謝遣使書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材誤膺聖擇但俯臨于禹甸方
瞻仰于堯雲對敭璽紱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選建
實自薦論顧趨謝以陳誠辱賜書而贊善情文兼厚副
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衮冕之貴靜言荷戴詎可
名言重念授冊以還甫逮彌旬之久粤從請命尚阻造
前祈深察于爵悰庶早親于名範其如懇切曷究敷陳
仰冀英聰俯垂昭鑒今因榮禄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
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回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人聊申慶禮辱緘封之繼至亦悃愊之彌深其于感藏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復致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

元帥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矢請命之誠實懼瀆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俞允即祗伏于軍門方佇瞻于台表其如吹澤曷罄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

行府與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近辱華音備詳雅意以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勤欲俾還于職務竊以上件官將要之定議係干北遷

既來命之克勤何敝府之敢吝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給事中沈晦閤門宣賛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門祗候趙瑰給事中黄夏卿宣賛舍人趙誂右文殿修撰宋彦通覲察使邢端彦將作少監蘇餘慶少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丞許汪崔亨復包師道羅公彦宋忠劉思齊郝敏任良臣武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軍門今並遣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

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徼括之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幷别事宜今差保静軍節度使蕭慶觀察使李原闕名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明幸察悃愊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發釁端自為戎首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議俟幷遼國願割雲燕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以有容

為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全燕纔下割之如約其謂恩德不為不多于是要以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容切間諜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既而宸輿北返牢執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忍忘前施之義潛包幸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搆兇頑使圖不軌據京為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職容令納土仍示手書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為寇場洎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

接引輙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
首旣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耻于此可知朝廷方務
含容不形其惡但誡邊臣户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
必欲久通和好之故也彼尚飾以僞辭終為隱諱招納
叛亡反擾民户使邊賊出沒作過所有歲幣又多愆期
背德忘恩莫此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亦不聽
從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雖欲根究難指有無
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于本境

行發文字輙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謾雖累次移文俟其
改過終不悔悟罔有悛心剏又夏臺實我藩輔忱誠既
獻土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輙行侵擾之事因
其告援遂降朝旨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為
依應反云夏人納欵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
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已為周至自令不煩
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宋
夏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曲私以為

周至豈期詭詐侮慢昧于道理不為禀從如此之甚斯
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闕不懼朝廷加以肆行苛虐不恤
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淫詞遍野虛踞盈庭所退者
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多端巧細
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尚
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
相應進討趙主纔聞近舉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
禪引以父咎哀泣求和顧割三鎮復尋舊好特為矜愍

遂其所請再修盟誓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纔退援衆繼集密勑邊臣冀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理無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再奉嚴命重申弔伐去冬諸路兵馬纔到城下累遣使人尚冀悛改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廼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

跡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舉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别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兹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后妃已下並以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竊以本國日前

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繼以罪竄將帥卒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無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唯恩德有歸城中方外即便安貼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

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
信誓為罪之深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徃復再三乃云在
京必無其人乞于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治國事者行
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
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營寨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
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哀泣泥首棊身為宰執
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虞罪當萬死然少主莅事日淺
蓋緣姦臣所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

使人泣而謝罪乃至和成洎從軍北行河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以鋒刃不足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忽覯其伐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城破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絶乃知忠孝剛毅出于其倫忽聞共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

恐難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吴幵翰林學士莫儔賫狀勸請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頼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光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為已私念專用全活生靈為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衆議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兹土則于國于民為幸亦已深矣不可告立趙氏伏惟太宰相公名髙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冡司身兼衆美碩德

偉望蚤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三事敢望以
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為慮而不以固避
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推戴為主之
念及别有狀申行府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
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别有勸請文字竊恐猶有辭讓伏
望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
漢軍都統制劉侍中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
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以先有防備不獲

自絶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為聽但罵文武官僚曰以諸公畏于兵威置我賊亂之罪寧甘死于此不可活于彼以取後世簒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録申奏今降到寶冊持節備禮以璽綬冊命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

迺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册命合行告諭須議指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府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悞或妄稱恩舊輙有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

以失道假手于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儻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懲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所在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就便指揮曉告所轄合干去處知悉具依准施行狀申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勘會

承准朝廷降到大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
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
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
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
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杏子堡鶉鴿谷萬全寨
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
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卧山臺興平城
巢寨谷䁯鷄嶺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

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内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悰冀為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回書 按此書標目原本脱去今補入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于悃誠復勤書
于誨示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玆奉令慈指地名而
開示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
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
城萬安川殄羌寨杏子堡鵶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
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
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卧山臺興平城巢寨谷𣊟鷄

嶺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懸邈各許相度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于定議當即接于伻圖其或未安尚容再禀仰祈英鑒洞照徽衷謹奉書復不宣白

與楚減免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匹外別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且念地既分割民有凋敝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兩匹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匹銀絹各半其數亦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悰冀為照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謝減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重勤書誨祇荷令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例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凋敝之餘曲賜寛矜悉從蠲免除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兩匹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匹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承其于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哲深諒悃誠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祗領華緘具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
仁軍賞姑停載荷哀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繫
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膚髮而可割所有三
十萬兩匹纔候措置就緒請依令旨排辦伏祈英亮垂
鑒甲悰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元帥右監軍與楚書

天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
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于國都廼廢宋而造楚本以示懲勸于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腹以相知凡事為而必達距今累月曾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玆土伏冀蚤為割畫用副悃誠睽違去此既遥動靜于玆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清願膺繁戩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監飛騎尉原闕二字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榮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雲騎尉樂詵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康王與帥府通問 按此係金守邊人録白康王書申帥府文字標目似誤

今月十九日准黄河南岸遣過兵士丁俊馬立等二人賫到稱大宋皇帝奉使國相元帥通問所牒封當府照到來牒上題寫大宋二字尋與都統所同共商量為國號不同不敢收留已回牒却于元差來人處賫回及已

具申禀元帥府施行候奉到指揮别行牒去訖今録白
通問所元來公文粘連在前須至申覆者右謹如前伏
乞元帥府照驗施行天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康王書

建炎元年六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帳前
蓋聞天屬所繫遇患相收隣國之交行道為福輙披哀
懇用徹聰聞顧大義之當然宜高懐之洞照痛念本國
遠通貴朝原其浮海之初各有誓山之志事有可恨謀

因不臧一變歡盟重罹禍故興言及此雖悔何追昨為將命之行深冀接辭之幸取道偶異有懐弗宣逮提入衛之師承奉再和之詔初謂登陴而不下荷德何言終聞舉族以偕行措躬無地便欲自投于死所莫能終拂於輿情繼體非心抆淚盈握雖懐宗廟社稷之重敢忘父子兄弟之親早夜以思投告無所乃惟博達必照幾微理有天常不多上人者盖識消息盈虚之數天無私覆非大亡道者皆有扶持安全之心諒國相元帥特擴

大度深矜至衷資二帝之南還擇六宮而偕從無留宗族并返官聯上承天地好生之心俯慰黎元顒息之意儻施恩之出此宜圖報之何如四海流聞必服柔而慕德上穹降鑒亦眷祐以垂休玆惟治國之遠圖不特冲人之私幸炎蒸在候調護惟宜所有二帝諸后問安表箋并望指揮即令通達許人進見以慰瞻慕之心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白

回康王書

天會五年十月四日元帥右監軍右都監同致書于前
宋康王閤下且以亡宋累違誓約故前年有城下之盟
洎成之後不務遵奉反圖不軌雖使悔之終無悛改故
今年有滅國之舉汴人既與執迷理應共戮而登城不
下擇立賢人盖以罪有所歸肯多上人而違安全之心
乎至于告諭諸路不許復思趙氏亦使後世為人上者
怵于盟信不敢放縱以為深戒豈是已甚耶今閤下身
既脫網亦合守分輙敢竊入汴邑僣稱王號遣使詣府

一無遜辭反求父兄宗親官聯而陰遣軍兵頻來戰鬭詳味其意全無追悔父兄之誤特有以力抗拒之心況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所在之處帥府議定割與夏國陝西諸路之地有無已未依從難議允聽今因人使回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伐康王曉告諸路文字

元帥府勘會昨爲宋人不守恩義反圖不軌故天會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已棄位奔逃嗣子桓

幸舋稱君哀鳴請命割其三府復講舊歡既而誓墨未乾叛音荐至王師纔退賊衆仍集故天會四年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既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于昏德各宜誅戮以徇狂迷然朝廷以謂罪既有歸愚民何咎乃立太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以主斯民此亦朝廷大有造于宋也不期穹蒼降禍汴邑更端推戴趙搆安稱興復阻絶津路敢肆窮兵遂使武士死于鋒刃填于溝壑居民苦于流離無有聊生猶自數犯疆埸騷擾邊民且趙

構雖係亡宋之餘是亦匹夫非衆人共迷無由自立此無知之構飾巧端以聳亂人心亦惑于巧說以致于此是知罪亦係于輿人故復承嚴令重申大伐統領重兵諸路齊進趙佶嘗誇本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蓋以朝廷裂全燕盃其國縱常勝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賴已甚貪求無厭反圖不軌之由也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并晉之地古謂雄藩趙魏之民舊稱富庶全此之際尚不能禦悉為我有況又關西隴右亦云驍鋭别有圖謀之

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餘不可言也以我
雄師何往不獲期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威脅人所共
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使與父兄
圓聚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鴆毒則别擇賢人使
斯民有主而已秋毫無犯若或仍敢恣狂終無悛悟即
許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慎去就
稍拒官軍不即擒送及不任擾亂新邊即是以迷固迷
與亂同道自取塗炭罪宜不宥累年征討定無蘇息今

特曉告須議指揮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
僧道耆壽軍人百姓可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
逐處准此天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文字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違誓約重犯罪愆故于天會三年
興兵問罪父佶既走子嗣哀鳴求好復立嚴誓要諸天
地質諸神明其于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纔退子戾
甚前故于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廢滅趙氏汴人既附昏

德復抗官軍亦宜按以軍令原其罪本有所歸並蒙寛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貪土又不可以久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為人主者咸薦張氏綽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為大楚皇帝繼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氏遺孽竄在郊遠潛謀不軌輙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諭今縁逆賊逃在江浙比俟上秋再舉暫就涼陘勘會南民久習澆訛雖丁寧說諭尚多違

背況亡宋諸路前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宣旨選擇幹事官員主領亦慮相次又被偽賊暗竊連合安起事端枉遭禍敗須議指揮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府事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諸事體且循宋舊例其徭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速宜

就長規計務從民便至于獄訟亦要寛簡刑罰臨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欵州府軍縣仰差人具說禍福利害招携歸業免于將來再舉枉遭驚懼其間若有勞効一心歸順公務幹辦者無問士庶並依宋時例格椿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立新君别給正行付身所有安撫使職分合得請俸幷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着依京東西路安撫司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比舊重大約量添置吏于民間疾苦特行減損

亦自從宜畫定行府更慮諸路州府猶有執迷不從或
輒叛亂已留重兵分屯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
分司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難克
制仰計會申覆左監軍取候指揮若諸州縣職員內有
見闕或不任職事至于計運勸農等事須至設官即許
便行差填替換旋報監軍照驗不得有違慢易并下揚
真楚泗泰沂海徐濱棣滄德博淄青恩清等州襲慶東
平開德大名等府睢陽高郵天長等軍可照驗並聽安

撫使司節制不得有違付逐處准此天會七年二月日

天會四年冬元帥伐宋師次高平先遣烏凌噶思謀天使入汴致書至五年二月六日廢宋少主桓為庶人實録宋中書舍人孫覿撰

天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自太原進兵次澤州十七日次高平遣使烏凌噶思謀致書宋少主以興師問罪之意議欲割河為界俾分遣大臣詔諭河東北兩路兵民交割仍先具凡所

聽命不違國書還報烏凌噶思謀即馳馬上道十九日渡河河上守卒無一人在者聞天軍至悉散去矣所過居民藉藉有語往往瞋目相視間闊數百里二十日次汴都忽遇南軍數百騎圍之數重城門閉不得入日已夕詔開順天門館于都亭驛越一日入見崇政殿跪致書具申諭書意并欲干戾人蔡京童貫王黼李綱吴敏陳遘詹度馬擴張孝純家屬等九人執赴軍前宋主即日報書引咎自責祈請備至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

樞密院事聶昌持詔分畫兩河四十四州軍詔意大抵
謂為人父母豈忍為此盖不獲已苟全汝生猶吾民也
勿懷顧望抵晩陛辭復令騎吏數百護送出闗宿瓊林
苑軍士相聚謗罵通夕不敢寐遲明遂行約二十五日
次河陽遇元帥遂引兵而南河流淺涸不用船筏策騎
而渡閏十一月二日駐汴之青城三日復遣烏凌噶思
謀同借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借司農少卿楊貞幹致書
欲畫河内州郡并前次使人所索官吏漏落之數如蔡

攸徐處仁王安中李彌大劉鞈折彦質折可求呂仲王稟及趙良嗣蔡靖髙世由范直方滕茂實李嗣本家屬并約少主出城會盟以示大信烏凌噶思謀持書扣城城上皆持滿相向遂駐躲又策馬前諭使旨復投矢石見拒薄暮傳詔繼而止舍都亭驛七日入見崇政殿致書八日得旨詰都堂與三省長官何㮚等集議報書苐言始割三鎮即遣馮澥李若水如約復議畫河又遣耿南仲聶昌分詣而會盟不從九日陛辭出安上門復命

十四日又遣烏凌噶思謀致書云使還少主以會盟為
疑可遣左僕射何㮚赴軍前計議而以上皇皇弟越王
太子為質翌日烏凌噶思謀病卧館中不能朝詔中使
挾醫馳視十七日得旨乘肩輿入對不拜詔内侍給扶
奏事畢免辭謝以皇伯保順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安康郡王仕誧同馮澥計議不遣何㮚詔烏凌噶思謀
乘卧輿還報既還止帳中元帥飭遣數醫臨視黎明力
疾詣帥府復命以歸二十四日疾有瘳二十五日大軍

自南壁登城元帥傳令不得輙下城縱掠二十七日宋少主遣宰相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皇弟濟王栩請命二十九日又遣皇叔燕王俁越王偲皇弟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栩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㮚和王栻信王榛凡一十一人請命于元帥而不得見第遣皇弟四人還諭少主令速出郊三十日昧爽少主素隊出南薰門大臣侍從親王從者四百人烏凌噶思謀傳元帥旨迎勞少主畢遂館伴少主于青城宰執泣十二月二日少

主降服上表稱臣待罪表云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寛之徳感深念咎俯極危衷臣猥以眇躬奉承天統懵不更事濟以學非昧于知人動成過舉重煩元師遠止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幾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玆盖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徳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既追蹤于湯武好生之徳且儷美于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肅宗廟復安文軌既同永託保

全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誠臣謹奉表稱謝以聞
表入復令易服稱謝為待罪云焚香贊拜禮畢見元帥
于端成殿酒三行烏凌噶思謀陪少主入城次南薰門
城中官吏軍士父老持香花迎于門內者填塞道路呼
萬歲聲徹數里悲涕交下少主泣涕不止少主還內館
烏凌噶思謀于都堂始括馬幾萬匹又出內帑千萬縑
犒軍惟金銀表段不能副所須詔開封府尹自府庫洎
臣僚戚里大姓之家悉皆搜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

主自是不御殿惟坐祥曦小殿見使人等五年正月九日元帥以書約少主議事使烏凌噶思謀復館伴少主于青城親王位西廡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號玉冊大駕法駕鹵簿五輅副輅九鼎八寶國子監書板三館秘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翰林醫官教坊樂工宮人內侍各以百十數少主日遣使數輩降親札督責有司輦致軍前二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詔廢宋少主素服望闕伏

拜受詔大臣親王侍從皆從禮畢還館讀詔云既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廢帝抒思良久易衣撤榻乃坐諸王在傍流涕嗚咽元帥即遣左丞馮澥樞密曹輔入侍廢帝大臣何㮚以下悉散從軍中薄晚元帥傳諭廢帝親筆召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嬪帝姬以下悉詣軍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使烏凌噶思謀出迎且辨姦詐即引入與廢帝同館廢帝詣上皇相持號慟上皇獨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廢吾其如天何未

幾諸王嬪御以下畢至親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

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元帥日遣使問上皇

二后廢帝起居供饋甚厚凡所須用悉取無禁遣馮澥

曹輔出館

遼主耶律延禧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北兩路都統府差蕭

愈等賫到文字准奉詔旨招諭者伏念臣祖宗開先順

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賴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持權

正統拓土周數萬里享國踰二百年從古以來未之或
有迨臣纂紹即已妄為恃太平既久之時隳累代常行
之法寖行侮易先忤交和輙無名以舉兵望有捷以張
勢曲直既顯勝負自分雖黷武之再三曾敗績之非一
往馳信使永講前懽特蒙天地之恩許結弟兄之睦臣
更為眩惑弗克遵依以是再引戈矛重尋釁隙民神共
怒智力俱窮實命既歸神器難守宗廟傾覆甘承去國
之羞骨肉既俘獨作逃生之虜非天時之未識緣己罪

之尤深宣諭幸聞宸恩得浹臣自知咎惡猶積兢惶伏望皇帝陛下念上世之舊懽恕愚臣之前過許奉先人之祀留爲亡國之餘則百生荷再造之恩一族感聚居之義謹與見在從官望闕謝罪

遼主謝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賫到詔書一道特免臣罪及撫諭仍與西南西北兩路都統貝勒等同朝見者豈不自知合被罪盈之責將何以報特蒙望外之恩欣幸越常兢

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萬物道配二儀猶推不忍之心靡追既往之咎温頒天語秩振德音俾底安全特寛罪戾非一身幸免武湯問罪之威抑舉族均荷唐虞好生之德今專侯都統貝勒等赴闕同行次

降封遼主為海濱王詔

勅下大遼皇帝延禧定矣廢興之數雖謂任天迹其榮辱之來無非象德從古已降其事皆然以爾長惡謂之不君積釁至于亡國比讒迋直侮聖矜能烝淫見亂于

人倫驕佚不移于本性銅山屬弄臣之輩金穴藏外戚之家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當代唯亂政淫刑以逞視妻子如豺狼典禮不修輕人臣如犬馬旋聞中外大紊紀綱朋邪與忠正無分優倡共后妃雜處室如懸磬猶能峻宇雕墻人之流離不輟從禽逐獸邦之杌隉民曰怨咨方當降罰之時更稔怒隣之意蕩搖我邊鄙招納我叛亡爰自先朝以修武事我師直而順動彼勢屈以自推曾于犇北之間輒有和成之請即為恩義許結弟

兄更張美矣之辭矯示友于之字孽既自作禍從此深骨肉見俘宗祧失守疇昔大勢已謝枉銜去國之悲于今後事何為莫有逃天之計自知窮蹙方以歸投然嘉來意之甚勤其奈罪條之具在既為天之廢棄又為民之仇讐加之斧鉞則豈為無名投諸魑魅則誰云不恐事難與恕朕固合為載念取亂覆昏屬兵武有成之績繼絕興廢是國家非常之恩勉降新封止除舊號可封為海濱王其供帳安置並如典例嗚呼朕循故事無專

已以安為爾有前非宜撫躬而內省祇服厥命以保乃身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遼主謝封海濱王表

臣延禧言今月七日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一道降封臣為海濱王者罪當不免誠天下之公言恩反有加見聖人之全度事來望外喜見憂中伏念臣粤自祖宗肇有社稷山河固國開數萬里之提封功德浹民身二百年之福禄迨臣繼統之後昧于守成之難矜恃太平作為

多罪先絶隣好輙造釁端遂出無名之師果為有德者勝未更十載并失五都左右以之離心中外以之解體漸及窘廹旋至播遷大寶已歸神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見離伶俜一身凄苦萬狀昔兵連怨結幾年忤先帝之心今勢盡力窮何計逃吾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遺旨明諭聖言許臣不死之恩恕臣既往之咎故當遵聽是即歸懐今則先廟告成中宸賜見凌兢失魄慚汗何顔即加斧鉞之誅正為當罪如投魑魅之處非不

甘心豈謂遽易刑章曲從禮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伍公侯更賜日中之號此盖皇帝陛下大明偏照至徳無容取亂侮亡仗殷周之義繼絶興滅推唐虞之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儻九廟之靈不昧亦知感恩况百口之屬更生何忘報徳

郭藥師拜降表天會四年正月

相時而動動止固未之有常順天者存存亡寧可以不察事屬已定人難執迷伏惟皇帝陛下祗奉先猷紹隆

正統皇天所以假手而誅亂生民所以延頸而後蘇臣等素提一旅之師旋屬百六之運自秦晉之損代洎文后之擅權政教皆失其紀綱恩威不行于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將死者再三在亡逵無可事之君顧大金有難歸之路故率萬兵而附漢然嘗三載以撫燕宋主載嘉秦官是予念曾感一飧之惠尚思捐七尺之軀故窮捍禦之勞庶圖報答之効戰卒既寡餘力何施矧知上帝之是依敢思困獸之猶鬬豈一身之是惜念百

姓之無辜頃者東征雖曾雷霆之敢犯今焉北面尚期天地之有容臣等謹以全燕文武官吏將校并馬步甲兵十萬及係官斛粟錢帛諸物等謹陳表上進以聞

賀宋畫河請和表 天會五年正月知樞密院事劉彦宗上表

我伐用張果獲師中之吉罪人斯得旋為道左之降凡預見聞孰不呼舉竊惟有宋昔謂殊隣姑馳一介而來請講兩朝之好推誠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陰結于平山既渝海上之約厥子不割我三鎮又愆城下之盟殆惡

貫之既盈蹈覆車而不戒聖筭先定天兵載揚以蟻蟲
蚊蚋之屯戰貔虎熊羆之士且天助者順人助者信既
弗履行雖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固守彼衆狼狽而
失據我軍奮躍以登陴夷門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
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問使絡繹以求哀
諸弟涕洟而拜叩申致畫河之請敢逃削地之誅且能
修臣子之極恭惟所命令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即滅
亡已昭討叛之刑又著服柔之義金鼓一動威德兩全

此盖皇帝陛下旋乾轉坤開日闢月逍遥游息而廣土以定拱揖指顧而大事聿成巍巍武功高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尊六合之間臣叨處鼎司出提兵柄逢千年之會徒共快于斯時奉萬壽之觴恨阻陪于列辟

皇弟阿木班貝勒杲等賀俘宋主表天會五年正月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釁生隣國宜我伐之用張佑自皇天果罪人之斯得照臨之下抃舞攸同切以天棄宋邦運終趙氏為隣數載取怒兩朝佶則背先帝之恩遽

渝海上之約桓則負吾皇之義又違城下之盟惟父子
之罪同條故神人之心共棄旣爲所㤒必訖於亡王旅
嘽嘽往專求于首惡虎臣矯矯思亟奏于膚功羽檄旁
飛神旗南指郡縣繼下城壁俱摧全軍徑濟于黃河王
氣潛消于赤縣堅甲利兵固資義勝高城深壘其如德
何自知天網以難逃俱詣軍門而請罪望闕虔籲天之
請在郊展銜璧之儀願上版圖乞爲臣屬獲諸殷紂武
王自揞于商郊紲彼秦嬰髙祖親營于灞上未如聖代

專委帥臣去年獲遼國之君遥聞捷報今日俘汴都之主坐聽降音不出戶庭克平海宇此盖皇帝陛下神謀獨運廟筭無遺甫踰再稔之間繼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廟振不墜之英風傳報諸侯聳無敵之强勢六合之內罔不服千古以來未之有如臣等叨備宰司獲承聖畧媿無裨贊徒幸遭逢元會在辰式集四方之賀愚誠歸美敢揚萬壽之休

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望賀俘宋主表

臣等奉詔伐宋屢克城邑繼至汴京閏月二十五日克汴三十日宋主趙桓出城今月二日率其諸王百官國人僧道望闕稽首跪上降表者𥘉惡弗悛自難逃于天網得道多助孰敢抗于王師惟宋當八世之昇平恃百年之儲積内有甲兵之備外無邊境之虞以其隔大海之遥未嘗通先朝之問太祖大聖皇帝誕膺歷數肇造家邦彼乃容修浮海之勤懇致復燕之請輒憑一介遂割兩京曾未歷于歲時已遽忘于恩造動揺我封部招

納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靈為心擴乾坤之量但令理
辨曲示含容迄無意于改圖方興師而問罪佶則倉皇
而遜位桓惟哀泣以求存議割三府之疆請復兩朝之
好豈意戎師甫退信誓又渝兹益重于前愆累再煩于
天討蓋憑成筭以底全功遂令繼世之君俱為亡國之
虜威靈遐暢文軌大同臣等出分閫外之憂坐獲師中
之吉躬齊五伐不勞仗鉞于商郊仰祝萬年願効奉觴
于漢殿

降封昏德公詔天會六年八月太宗皇帝實錄内錄到

制詔佶曰王者有國當親仁而善隣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義以爾頃為宋主請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復山前之壤因嘉懇切曾示允俞雖未夾擊以助成終以一言而割賜星霜未變釁隙已生恃邪佞為腹心納叛亡為牙爪招平山之逆黨害我大臣違先帝之誓言懲諸歲幣更邀回其戶口惟巧尚于詭辭禍從此開孽因自作人神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獨斷既行諸道並

進往馳戎旅收萬里以無遺直抵京畿豈一城之可守
旋聞巢穴俱致分崩大勢既以云亡舉族因而見獲悲
銜去國計莫逃天雖云恐致其刑章無奈已盈于罪貫
更欲與赦其如理何載念與其底怒以加誅或傷至化
曷若好生而惡殺別示優恩乃降新封用遵舊制可封
為昏德公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事蓋稽于往古
曾不妄為過惟在于爾躬切宜循省祇服厥命可保諸
身

降封重昏侯詔

制詔桓曰視頹綱以弗張維何以舉循覆轍而靡改載惑爾輸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嚮因傳位冀必改圖且無悔禍之心翻豫欺天之惡作為多罪矜恃姦謀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鎮搆軍前之二使潛發尺書自孽難逃我伐再舉兵士奮威而南指將臣激怒以前驅壁壘俱摧郡縣繼下視井惟存乎茅經渡河無假于葦航豈不自知徒嬰城守果為我獲出詣軍前尋勑帥

臣使趨朝陛罪誠無赦當與正于刑名德貴有容特優加于恩禮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為重昏侯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積釁自于汝躬其誰可恕降罰本乎天意豈朕妄為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昏德公表天會七年八月

臣佶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賜内族為婦具表稱謝伏蒙聖恩賜勑書奬諭者仰勤睿眷曲念孤蹤察流寓之可憐俾宗藩之有託伏念臣棲遲一已𧄼勉四遷顧齒

髮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邈獲居內地罔聞流言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擴二儀之量孚萬有之私憫獨夫祈守于偷安辨衆情免涉于疑似臣敢不誓堅晚節力報深仁儻伏臈稍至于蕭條賴葭莩必濟乎窘乏尚祈鴻造俯鑒丹衷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謝表 昏德公重昏侯經過詔遣使館之賜以幣帛酒食仍許其諸女相見昏德公上

表謝

天恩下逮已失秋氣之寒父子相懽頓覺春光之暖遽沐綵綸之厚仍蒙縑繐之頒感涕何言驚惶無地竊以臣舉家萬指流寓三年每憂糊口之難忽有聯親之喜方虞季子之敝誰憐范叔之寒既冒寵榮愈加驚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啓仁及物舜孝臨人故此寘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于清光短艇飄飖自此回瞻於魏闕

重昏侯謝表

暫留内殿忽奉王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縑緗之厚
賜喜驚並至恩旨非常伏念臣禀性寔頑賦資忠實負
邛山之罪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念無衣
之卒歲遽欣挾纊之如春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
下勞謙損已雖天地有無私之覆載而父母有至誠之
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懐此心而未已

昏德公表

臣佶言伏蒙宣命差官館伴臣赴和囉噶路安置于今

月二日到彼居住者曲照頻言止從近徙仍敦姻好尚賜深憐大造難酬撫躬知幸竊念臣舉家萬指流寓連年自惟譴咎之深常務省循之効神明可質詎敢及于非圖天地無私遂得安于愚分驚濤千里顛躋百端幸復保于桑榆僅免葬于魚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卬山之厚德擴日月之大明非風波而可移亦浸潤而不受回瞻象闕拜渥澤以馳心仰戴龍光感孤情而出涕

冊大齊皇帝文

皇帝若曰朕聞公于御物不以天下為已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踶威罰既以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鉞而拯黔黎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即從來議豈意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纘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迺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

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隣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莫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搢墨縗乾寇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搆事端以致再遣師徒詰兹敗約又起畫河之議復成緩戰之謀既昧明神廼昭聖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

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友陷誅鋤如構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乏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計提師入衛反為護已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僣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廼遣重兵連年討捕比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

軍都總管知東平府事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濵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髙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袁撥亂之謀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槖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寢不急之務徵遺逸

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某官高慶裔副官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舊吏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無忽朕命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冊文起首尚有維天會八年

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七日丁卯二十字

劉蜀王進封曹王制

制曰嚴實册以薦鴻名既俯從于衆欲布恩書以敷惠
澤宜大涣于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頒
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寛厚早
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于時頃在東州以智畧英資長
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惟
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為登仙向之富國强兵何霸

王之足道今也樂天知命豈得喪所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示褒榮之異胙以陶卯之壤昌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禄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一千户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曹王劉豫謝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例進其封階不遐遺于舊物望闕拜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念臣昔

仕本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
項氏將亡以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而來歸試
用微能擾升大位辭不獲已報當若何承積年殘毀有
餘凡百事艱難特甚辟寇賊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創耕
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讐損已便人以招集離散忘寢
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之惟勤庶大造之不玷俄知廢
罷之議僉盡措畫之心要先時成績于斯邦覬後日受
知于上國至同混一之義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

受宣命素所措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以經營兩手擻
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閑而
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于
訓辭若恭聽于睿語溫其如玉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
窈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徽彰鑾下之焦
桐青黄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鈞九有敬識百辟之享
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救遂令窮

悴得賴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効涓埃

之報惟不為名諐之羞

